



你忍住不放的心花
终会被折叠进时间与想象的
褶皱之中

The Art
of Folding

陈崇正 著

折叠术

陈崇正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The Art
of Folding

折叠术

陈崇正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折叠术/陈崇正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396-6378-4

I. ①折…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5996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姜婧婧 刘 畅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 65714687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Art
of Folding

折叠术

时代出版
APP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陈崇正 著

The Art
of Folding



■ 自序：我的碧河世界

小说集的名字，最容易偷懒的做法就是选取其中的篇名来做书名，所以有了《折叠术》，也是对以前“分身术”系列小说的一种呼应吧。但它本来的书名，应该叫《寻欢》，也就是这里第一篇小说的题目。“寻欢”这两个字来自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武侠人物李寻欢。小李探花放荡不羁而又用情至深，武功深不可测却有一身坏毛病，简直就是所有希望成为坏男孩的乖小孩无比向往的精神偶像嘛。年岁渐长，我也到了李寻欢辉煌登场的年龄，没有爱情，也没有飞刀，却逐渐领悟到“寻欢”应该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精神符号。人生而寻欢，却总是无可奈何地落入不堪，忧伤的欲望总是站在诗意的背面。

这个集子里的故事都发生在虚构的碧河镇，那里碧河流水，叮咚作响如小诗。这十二个故事，也是十二个平行的时空，十二种忧伤，十二支孤独之歌。你若足够细心，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居然也有一些关联，彼此呼应，篇目之间都是好朋友。如果你读过我的其他中短篇小

说,大概也能看到有些人物会在这本书里面与他的命运继续遭逢。

当然,把它们放在一起也会有问题,因为它们并非写于同一个时间,创作的时间跨度甚至超过十年。这也意味着我必须花费更多时间来修改它们,使其有理由被放在同一个集子里。

修改意味着重读。重读以前的小说,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如我非常喜欢逛寺院,与大佛相比,我喜欢看十八罗汉,喜欢欣赏他们的神情和动作。在我看来,小说有长篇和短制,长篇应该是如来佛祖或者千手观音,而短篇小说就应该是罗汉,像罗汉那样精致、灵动、欢腾、安静、务实、紧凑,总之丰富各异而又非常有表现力。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可以像罗汉一样平等地摆放在一起,无论是抡着棒子还是手结定印,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花费时间修改小说,看似不比新写一个小说划算,但其实也给了我反观过往的机会。我慢慢意识到我精神地理的迁徙,开始从“半步村”到“碧河镇”,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会走进“美人城”。这确实也符合我的成长轨迹,从农村到城市,或者说人在城市,却也心心念念农村的种种物事。我的世界版图在扩张,我的碧河在往前方延伸,我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电影《2012》中有个场景:末日来临,总统女儿和科学家讨论文明的价值时提及一本卖不了五百本的书。黑人科学家说,这本书因为被他阅读,所以也“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我写着,也

和其他人一样，常常怀疑写作的意义，也怀疑究竟有没有五百个读者认真读过我的小说。大概夜路总是要走的，秉烛总比摸黑好一些。就如一只鸟轻轻停落在枝头，而它的爪子握住树枝的一瞬，就注定最终还是必须飞走。

2017 年 11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自序:我的碧河世界 ■ 001

寻欢 ■ 001

念彼观音力 ■ 023

折叠术 ■ 051

虚度 ■ 094

尘埃法则 ■ 114

凤凰铁锁咒 ■ 140

■ 002

心灵手术刀 ■ 167

海岸线 ■ 193

替身 ■ 211

红焰 ■ 222

爱慕 ■ 249

匕首 ■ 262

■ 寻欢

风筝下方的围墙重建了我的忧伤。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语气显得做作,所以我在输入框里头又加上了一句:这句话是我妹妹说的。我的妹妹太多,我经常借用她们来撒谎。但网络那边的李寻欢,只是回了一个笑脸。隔了很久,他才说,他想去一趟北京。我朝窗外看去,外面那只艳俗的风筝正在风中挣扎,而风筝下面,并没有围墙,不过是一片灰蒙蒙的空气,以及作为背景的灰蒙蒙的楼房。我很想跟他解释一下,所谓的围墙,只是一种感觉,或者是指空气,或者不是,其中的焦灼难明,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但李寻欢似乎感觉到了。他说,我们去看樱花吧。

这是我们的例牌行动。我们登录美人城世界,选择了我们最为熟悉的33区。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他一身黄色的锦袍,而我穿着一袭

碧绿的护身裙。他身形起落，在每一棵树最细小的顶部脚尖轻点，潇洒至极，飘飞在空中，而我紧紧相随。脚底下众多的玩家见到李寻欢出现，都退避三舍，采用隐身模式来保护自己。李寻欢和以往那样，见神杀神，见佛杀佛，横行无忌，宛若一头下山的猛虎。飞刀到处，哀声连天，在别人乱糟糟的时候，只有他保持了一贯的优雅。和以往一样，在穿过紫色森林的时候他开始变身，伪装为行动徐缓的初级玩家，轻轻拉着我的手，说，走吧，看樱花去。

樱花谷就在紫色森林后面。这里人迹罕至，仿佛是美人城这个虚拟空间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因为无利可图，无怪可打，所以没有人愿意穿过危机重重的紫色森林来到这里。李寻欢说，这样的地方，一定是创造美人城的那个人寄放内心柔软的所在。这里只有琴音袅袅，落英缤纷，并没有其他东西。我们还和以往一样来到山涧旁的小亭中坐下，相对无言。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发呆，而是突然问我，你到底是男是女？

我没有接话，反问道，你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一问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李寻欢的原名叫作钱玉龙，多么俗的三个字。叫这样名字的人，大概是不配看樱花的。只有李寻欢可以，在美人城的世界里，只有李寻欢能孤独地往来。李寻欢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学渣，一个经常不及格的学混子。在来到美人城世界以前，他玩过许多游戏，但都被揍得不成人样。其实进入美人

城世界也是一样。有一回，他在醉仙楼喝酒，结果隔壁桌的四个人过来寻事，他们头上都带着三级的光环，一招就把他打趴下了。他只能躲进八仙桌底下，缩着不敢出来。他明白，只要出来，他们每人一掌，他的号就算挂了，一切都要重新来过。这是残酷的战争，他必须死死守住。如果此时下线退出折损的能量，大概也等于自废武功。于是，他整整在八仙桌底下待了六天。这六天，他吃饭睡觉都是在学校附近的网吧。他啃着方便面，喝着矿泉水，而此时八仙桌外头，都是吆喝声和叫骂声，他只能狼狈地忍耐着，防备着偶尔低能量的袭击。外面四个人轮番守着他，他们似乎也很有耐心，团队作战，将他作为入瓮的猎物，志在必得。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么他受死，要么他爬出来，跪下磕头叫爸爸。

没有第三种选择了？我问。

没有了，丛林法则永远这么残酷。

二

这样的局面一直到李三哥出现，才得以扭转。当日李三哥也来醉仙楼喝酒，目睹这种恃强凌弱的行径，于是出手了。他大概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反复周旋，才打退了那四个人，将他救出重围。于是李三哥就成为他的大哥。大哥带着他闯荡江湖，那些日子，他内心时时充满了暖流。作为江湖中一个小虾米，他感到安全，他终于能安全地打

怪应敌,而不怕孤立无援。遇到劲敌,大哥都是挡在前面,让他先走。捡到什么好的装备,大哥都是让他先用,因为“我比你强,不用也行”。但其实没有良好装备还真的不行,在美人城世界中待的时间长了,他逐渐明白大哥三级半的修为,在整个美人城中真的只能算是极其普通。遇到五级的高手还能勉强顶一阵子,遇到六级的,就只能直接续命了。有一回,在光明洞里,涡流强大,高手混战,大哥带着他贸然进去了,险些出不来。两个人是爬着出来的,丢盔弃甲,之前这段时间两人辛辛苦苦在一起打怪的所有修为都差不多给打没了。出了光明洞,大哥一言不发。他说了一些打气的话,但大哥依然呆坐在石头上。最后大哥才说,以他的能力,他压根不应该带小弟,但既然带了,就得负责到底。大哥说,因为工作变动,他也不能经常玩游戏,所以想把整个ID都给他。“这几个月的观察,我觉得你玩游戏还是很有天赋的,只是原来的ID级数太低,你根本没法发挥。”这简直是巨大的诱惑,于是他嘴上说,那我替你保管一段时间吧。但实际上,接过ID之后不久,他就修改了密码。李三哥将ID给了他之后,申请过一条小号,叫“李三哥的影子”。这条小号玩了几回,就再没有上线了。

而与此同时,他才发现李三哥这个ID中巨大的秘密。他逐渐懂得,三级半的号,居然能够抗衡五六级大咖的攻击,实属异常。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他终于直接打开了李寻欢的封印,自此升级为李寻欢。在培育李寻欢期间,他用伪装术,躲进了紫色森林里,一直将李寻欢升

为九级。

这应该是整个美人城世界中第一个九级的号，举世震惊！他慢慢也明白，在整个美人城世界，只有一个 ID 具有李寻欢的封印。在打开这个封印之前，他无数次假设自己混入某个门派并得到真传，但现在，什么都不用了，一把小李飞刀，所到之处，无论什么活物都灰飞烟灭。他慢慢与这个游戏的创造者有一种心意相通的感觉，或者说，他置身其中，感受到某种说不出的孤独。在遇到我之前，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在樱花谷中看樱花。美人城世界中的老玩家，都明白樱花谷是李寻欢独享的禁地，入谷者死。

我遇见他的那天，他正伪装成一个和尚，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常常还被三四级的家伙嘲讽和吆喝。但他不生气。他在光明洞里面把我救出来。我只是好奇进去看看，没想到光明洞如此暗无天日，我只能躲在角落里哭。我的护身裙也被打丢了，几乎衣不蔽体。扮成和尚的李寻欢将我带出来，他居然用一招“拂袖”就抵挡了所有的攻击，这个动作太帅了，简直把我看呆了。

在光明洞口，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幸好存在被打死的恐惧，这个游戏还不至于太过无聊。这句话让本来打算离开的李寻欢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来，黄色的僧袍非常好看。他什么话都没说，过来带着我就腾空而上。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绝顶的轻功，行走在大树的尖顶上，衣袖飘飘，视地面上的一切为芸芸众生。

后来他说，我在光明洞口说的话无意中点醒了他。自从成为李寻欢之后，他一直觉得闷闷不乐，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心。我的话让他明白他的病是因为“无聊”。这个词从他的词典里已经消失了很久，所以被重新唤醒时，他顿然觉得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离不开美人城世界，离不开李寻欢，因为离开这一切，他无疑就是一个废物。

三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樱花。在樱花谷里，古老的琴曲乍听不过当当作响，但慢慢地安静下来，就能知道里头高低起伏的哀与乐。李寻欢说他听了我的话，曾经在纸上写上“无聊”，又在纸的背面写上“恐惧”，在纸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他说他要去北京一段时间，担心他不在线的时间，我会受伤，所以又给我送了一些装备。向来，他给什么，我就拿什么。我明白这些装备在别人，可能千难万难，但在他，只要想要，是毫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些年，他基本上就是依靠售卖各种装备混日子，过得还不错。他给我快递过一个诺莫斯的腕表，就因为听说我喜欢包豪斯的设计风格，喜欢诺莫斯，所以就直接下单买给了我。当然，另外一种解释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我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我都给了，他却从来不会拨打我的电话。或许他在拨出号码的时候犹豫过吧，我猜。他给我快递的是一款女表，但最后一次在樱花谷，他却问我，你到底是男是女？我笑而不答。

我给他寄了一个口罩，在他去北京之前。他明显很激动，说好几年没收到礼物。他输入这句话的时候速度很快，似乎在等我再说一句什么，我却只告诉他北京不仅有霾，还会下雨，让他带好雨伞。

他当然都带了。为了这次出门，他足足准备了半个月。他说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最熟悉的地方是网吧，然后是他自己的房间。他已经搬出他寡母的家，自己在外租房住。房间里有电脑、床、空调、洗衣机、厕所，其他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网购和外卖解决。“我如在狱中。”他手里摩挲着口罩时告诉我，他就像一个活在口罩里的人。如今，他要鼓起勇气，变成街上另一个戴着口罩的人。他说他做得最多的梦就是在空中飞翔，大概梦里还是施展轻功的李寻欢吧。我告诉他飞翔的梦与性欲有关，然后发了一串笑脸。他没有回复。

可以感觉得到，他每次不得不走出自己的家门时内心有多么恐惧。他每次都是在电脑上将要去的地方每一个细节都看清楚了，需要如何转弯，需要过多少红绿灯，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本子上。而现在，他需要去坐飞机，需要自己主动去往另一座城市。他鼓励自己，必须主动从无聊走向恐惧。

你一定要去吗？我问。

一定得去，“李三哥的影子”上线了，要我去。他说。

那个叫“李三哥的影子”的ID已经很久没有上线了，他说看到大哥终于上线了，突然悲从中来，眼泪哗哗流。大哥这次说话很简练：